清史稿/卷3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七十二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六十

► 卷三百七十四

宗室奕山 隆文 宗室奕經 文蔚 特依順 余步雲

宗室奕山

宗室奕山，恂郡王允禵四世孫，隸鑲藍旗。授乾清門侍衛。道光七年，從征喀什噶爾，擢頭等侍衛、御前行走。歷伊犁領隊大臣、參贊大臣。十八年，授伊犁將軍。二十年，偕副都統關福赴塔什圖畢治墾務，闢田十六萬四千餘畝，奏請置回千戶及五品伯克以下官。召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、御前大臣。

二十一年，命為靖逆將軍，督師廣東，尚書　　隆文、提督楊芳為參贊副之。時英兵已陷虎門，楊芳先至，聽美利堅人居間，乞許通商，被嚴斥，促奕山速赴軍。三月，抵廣州。英艦橫亙省河，奕山問計於林則徐，則徐議先遣洋商設法羈縻，俾英艦暫退；塞河道，積沙囊於岸以御砲，然後以守為攻。奕山不能用，且自琦善撤防，舊儲木樁鉅石皆為敵移去，時以杉板小船游弋以誘我師。楊芳主持重，以募勇未集，不欲浪戰。奕山初亦然之，既而惑於左右言，欲僥倖一試，芳止之不可。夜進兵，乘風毀七艘，報捷，詰旦乃知誤焚民舟，而英兵大至，連舟抵城下；禦於河南，互有殺傷，遂閉城。

敵以輪船襲泥城，副將岱昌等聞砲先遁，毀師船六十有奇，城外東西砲台並陷。英兵進踞後山四方砲台，奕山居貢院，砲火及焉，軍民惶懼，乃遣廣州知府餘保純出城見義律議息兵。義律索煙價千二百萬，美商居間減其半，並許給香港全島，英兵乃退。奕山偕

隆文先退，屯距城六十里小金山，諱敗為勝。疏言：「義律窮蹙乞撫，照舊通商，改償費為追交商欠，由粵海關及藩運兩庫給之。」宣宗覽奏，以夷情恭順，詔允所請。閩浙總督顏伯燾迭疏劾其欺罔，下廣西巡撫梁章鉅察奏，乃得其狀，報聞。

英人既得賂於粵，移兵犯閩、浙。奕山等始收回大黃　、獵德、虎門諸砲台，填塞省河。鄉民於義律未退時，困之三元里，餘保純趨救始得出。於是團練日盛，中外皆言粵民可用，遂撤客軍，改募練勇。迭詔趣奕山等規复香港，實不能戰，惟屢疏陳颶風漂沒敵船，毀香港蓬蔂，藉修砲台未竣、造船未就為詞，以塞嚴詔。二十二年，英人撤義律回國，以濮鼎查代之，大舉犯浙江、江蘇。詔斥奕山陳奏欺詐，嚴議褫御前大臣、領侍衛內大臣、左都御史，仍留漢軍都統任。及和議定，追論援粵失機，褫職治罪，論大辟，圈禁宗人府空室。

二十三年，釋之，予二等侍衛，充和闐辦事大臣，調伊犁參贊大臣，署將軍。二十七年，調葉爾羌參贊大臣。安集延布魯特、回匪入邊，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，命陝甘總督布彥泰督師討之，奕山為副，連破賊於科科熱依瓦特及蘇噶特布拉克，賊遁走。論功，封二等鎮國將軍，賜雙眼花翎。尋授內閣學士，調伊犁參贊大臣，兼鑲黃旗蒙古都統。二十九年，授伊犁將軍。俄羅斯遣使至伊犁，請於伊犁、塔爾巴哈台、喀什噶爾三處通商，詔允其二，惟喀什噶爾不許。咸豐元年，俄人復固請，仍拒之，偕參贊布彥泰與定伊塔通商章程十七條。祭酒勝保疏論當仿恰克圖通商舊例，限以時日、人數。奕山議：「撫馭外夷以信為主，既已議定章程，旋改必有藉口。」如所請行。累授內大臣、御前大臣，仍留將軍任。

五年，調黑龍江將軍。時俄羅斯以分界為名，欲得黑龍江、松花江左岸地，遣艦入精奇里江，建屋於霍爾托庫、圖勒密、布雅里。奕山疏陳陽撫陰防之策。七年，俄使請入京，拒不許。八年，俄人偕英、法、美三國合兵犯天津。三國窺商利，而俄志在邊地，於是俄使木里裴岳幅至愛琿，堅請畫界，奕山允自額爾古納河口循黑龍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盡屬之俄。俄使知奕山昧於地勢，駐兵黑龍江口，复索綏芬河、烏蘇里江地，奕山懾其兵威，勿能抗，疏稱未許，然已告俄使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。逾年，與俄使會於愛琿，定約三條，鑲滿、蒙、漢三體字為界碑。大理寺少卿殷兆鏞劾奕山：「以邊地五千餘裡，藉稱閒曠，不候諭旨，拱手授人，始既輕諾，繼复受人所製，無能轉圜。」詔切責之，革職留任；又以縱俄艦往黑龍江不之阻，褫御前大臣，召回京。

十一年，聯軍在京定約，因奕山前議，自烏蘇里江口而南逾興凱湖，至綏芬河、瑚布圖

河口，复沿琿春河達圖們江口，以東盡與俄人，語具邦交志。尋复御前大臣，補正紅旗蒙古都統。同治中，封一等鎮國將軍，授內大臣。以疾罷。光緒四年，卒，謚莊簡。子載鷟，理藩院侍郎。載鷟子溥瀚，鑲黃旗蒙古副都統；孫毓照，一等奉國將軍。

隆文

隆文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嘉慶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改刑部主事。坐事罷職，捐复，授翰林院侍講。累擢內閣學士。道光中，充駐藏大臣。歷吏部、戶部侍郎，左都御史，刑部、兵部尚書，軍機大臣。屢奉使出讞獄。偕奕山督師廣東，意不相合，甫至，病，憂憤而卒，謚端毅。

宗室奕經

宗室奕經，成親王永瑆孫，貝勒綿懿子，承繼循郡王允璋後，隸鑲紅旗。授乾清門侍衛，歷奉宸院卿、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、護軍統　　領。道光三年，坐失察惇親王肩輿擅入神武中門，褫兼職，留內閣學士任。五年，遷兵部侍郎。十年，從征喀什噶爾回匪，事平回京，歷吏部、戶部侍郎。十四年，出為黑龍江將軍。十六年，召授吏部尚書，兼步軍統領。二十一年，協辦大學士。

英兵犯浙江，定海、鎮海及寧波府城相繼陷，裕謙死事，命為揚威將軍，督師往剿，都統哈哴阿、提督胡超為參贊，尋易侍郎文蔚、都統特依順副之。陛辭日，宣宗禦勤政殿，訓示方略，特詔：「申明軍紀，凡失守各城逃將逃兵，軍法從事。」發交內庫花翎等件，有功者立予懋賞，勉以恩威並用，整飭戎行。大學士穆彰阿奏請釋琦善出獄，隨赴軍前效力，奕經卻之。

奕經分屬懿親，素謹厚，為上所倚重，奉命專徵，頗欲有為而不更事，尤昧兵略。奏調陝甘、川、黔兵一萬人，請撥部帑一萬兩，倉猝未集，駐蘇州以待。上以諸將少可恃者，命凡文武員弁及士民商賈有奇材異能一藝可取者，許詣軍前投效。奕經渡江後，於營門設木匭，納名即延見，且許密陳得失。於是獻策者四百餘人，投效者一百四十餘人，而軍中所闢僚佐，多闒冗京員，投效者亦無異才。惟宿遷舉人臧紆青自負氣節，為言議撫徒損國威，始決主戰；又勸劾斬失律提督余步雲以立威望，疏具而旋寢。以浙兵屢潰，不堪臨陣，召募山東、河南、安徽義勇。

浙事日亟，巡撫劉韻珂促援，遲不至，遂相惡。久駐江蘇，以供應之累，官吏亦厭之，餉需文報，皆延擱不時應。十二月，始抵杭州。前泗州知州張應云獻策規复寧波，奕經、文蔚皆然之，遂令總理前敵營務。應云以重貲購寧波府吏陸心蘭為內應，日報機密多虛誑。奕經禱於西湖關廟，占得「虎頭」之兆，乃議於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時進兵，屢遣諜，為敵所獲，漏師期。初，英兵踞府城僅二三百人，艦泊定海。至是，濮鼎查率十九艘兵二千散泊江岸，早為之備矣。奕經由紹興進曹娥江，而慈谿敵兵退。應云請急進，遂駐慈谿東關，文蔚分屯長谿嶺，令提督段永福、余步雲等趨寧波，游擊劉天保趨鎮海，副將硃貴駐大寶山，而應云率所募義勇駐駱駝橋，為諸軍策應，約於正月晦數路並舉。而敵已勾結應云部勇，勢且生變，不及待期，先二日輕軍分襲，不攜槍砲。永福等入寧波南門，中地雷，天保甫及鎮海城下，為敵砲擊退，皆大敗。越日，應云所具火攻船為敵所焚，軍中自驚，奔大寶山。硃貴收集潰兵圖進攻，敵兵已至，力戰竟日，殺傷相當，無援，貴死之。文蔚聞敗亦退，軍資器械棄失殆盡。奕經留軍紹興，回駐杭州，自請嚴議，詔原之。英艦乘勝由海窺錢塘江，以尖山海口淺阻，尋退去。

鄭鼎臣者，殉難總兵國鴻子，曾從父軍。奕經予二十四萬金，令募水勇規复定海，聞寧鎮之敗，逡巡海上。奕經督之嚴，乃報三月三日敗敵於定海十六門洋面，毀船數十，殲斃數百。劉韻珂以為欺罔，奕經遣侍衛容照等出洋查勘，得焚毀船木及壞械回報，乃疏聞，賜奕經雙眼花翎，鼎臣亦被獎。時寧波英兵忽退，留艦招寶山海口，改犯乍浦，陷之。奕經不能赴援，而以收復寧波奏，詔斥不先事預防，革職留任。既而英兵犯江南，陷鎮江，逼江寧，命奕經赴援，尋命駐王江涇防禦。奕經自寧波、慈谿之敗，軍心渙散，不能復用，益為劉韻珂所揶揄，議守議撫，一不使聞。及和議成，撤師，詔布奕經等勞師糜餉、誤國殃民罪狀，逮京論大辟。

圈禁逾年，與琦善同起用，予四等侍衛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。為御史陳慶鏞論劾，仍褫職。未幾，复予二等侍衛，充葉爾羌參贊大臣，調伊犁領隊大臣。坐審鞫英吉沙爾領隊大臣齋清額誣捕良回獄不當，褫職發黑龍江。三十年，釋回。咸豐初，歷伊犁、英吉沙爾領隊大臣。二年，召授工部侍郎，調刑部，兼副都統。三年，命率密雲駐防赴山東防粵匪，卒於徐州軍次，依侍郎例賜卹。

文蔚

文蔚，費莫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嘉慶二年進士，授翰林院檢討。累擢至兵部、工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、內務府大臣。方其駐長谿嶺也，聞諸路軍皆不利，欲移營走。敵雜難民潰兵

猝至，焚毀營帳，乃奔曹娥江，收集潰兵，退保紹興。欲渡錢塘江，為劉韻珂所阻。尋以定海報捷，加頭品頂戴。軍事竣，追論失機，褫職下獄。逾年，釋出，予三等侍衛，充古城領隊大臣，复褫職。咸豐初，歷喀喇沙爾、哈密辦事大臣，駐藏大臣，奉天府尹。五年，卒。

特依順

特依順，他塔喇氏，滿洲正藍旗人，福州駐防。累遷協領。道光十三年，從平台灣張丙亂，擢荊州副都統。歷騰越鎮總兵、密雲副都統、寧夏將軍。二十一年，予都統銜，授參贊大臣，督師廣東。尋命改赴浙江辦理軍務，駐守省城，署杭州將軍，遂實授。乍浦陷，坐革職留任。和議成，命籌辦浙江善後事宜。二十六年，調烏里雅蘇台將軍。二十九年，卒。

余步雲

余步雲，四川廣安人。嘉慶中，以鄉勇從剿教匪，積功至游擊。平瞻對叛番，累擢重慶鎮總兵。道光七年，率本鎮兵從楊遇春徵回疆，破賊洋阿爾巴特莊；偕楊芳擊賊於毗拉滿，大敗之，復和闐，追擒賊酋玉努斯，授乾清門侍衛，擢貴州提督。調湖南。十二年，率貴州兵剿江華瑤趙金龍，偕提督羅思舉破賊巢，金龍就殲，加太子少保。复破粵瑤於永州藍山，擒其渠。從尚書禧恩赴廣東剿連州瑤，平之，賜雙眼花翎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歷四川、雲南提督，復調貴州。十八年，擒仁懷匪首謝法真，加太子太保，調福建提督。

二十年，英兵初陷定海，率師赴援，調浙江提督。二十一年，定海既收還，步雲駐防鎮海。裕謙來督師，疏言步云不可恃，未及易而英兵猝至，复陷定海，三鎮戰歿。步雲屯招寶山，總兵謝朝恩分守金雞嶺。步雲號宿將，實巧猾無戰志，又嗛裕謙剛愎，將戰，裕謙召與盟神誓師，託疾不赴，且獻緩敵之策。敵攻其前，而以小舟載兵由石洞攀援登後山，步雲遽棄砲台走，敵乃據招寶山俯擊鎮海城，金雞嶺及縣城先後陷。步雲退寧波，敵掩至，墜馬傷足，僅免，府城遂陷。步雲疏聞，委敗於裕謙。裕謙既歿，其妻赴京訟之。二十二年，從奕經規复寧波，不克，褫步雲職，逮京，命軍機大臣會刑部訊鞫。廷臣爭劾其罪，亦有原之者，獄久延，尚書李振祜堅持，讞乃定。詔曰：「餘步雲膺海疆重寄，未陣獲一賊，身受一傷，首先退縮，以致將士效尤，奔潰棄城，直同兒戲。儻不置之法，不惟無以肅軍政而振人心，且何以慰死節諸臣於地下？」步雲遂棄市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奕山、奕經，天潢貴胄，不諳軍旅，先後棄師，如出一轍，事乃益不可為。其人皆庸闇不足責，當時廷臣不能預計，疆吏不能匡救，可謂國無人焉。奕山後復棄東北邊地，其貽患尤深。餘步雲庸懦巧猾，卒膺顯戮。宣宗於僨事諸人，皆從寬典，伸軍律者，僅步雲一人耳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